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 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暉廷震繡梓

談叢

契丹侵澶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而謂之曰子為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

官至皆默然楊文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遠欵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汜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上駕邪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欵若愧其議讒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為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縱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揚廷朗時虜使在館既諭旨遽曰請

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請使送款遂以全歸
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
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既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
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攷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
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
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
疑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
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
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

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
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鈿孫金照將
領往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金
照部轄若虜騎在近即近城覓使襲擊兼令開將文
字與石普圖承輸照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統
蕩鄉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
及報大名一則奠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
則邊將聞王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
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
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貝軍士不過三萬人萬一契
丹過貝下寨遊騎益南即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

上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
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邢洛方可
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
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
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拽一
恐契丹置寨於真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
洛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
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
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契丹
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
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

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
無竒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
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能虛已以論謀兼
彼犬戎頗乏糧糗雖恃腥羶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
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
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如講和虜使韓杞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
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額再
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
馬皆盛然此軍用於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
亦不能支也慶曆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

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鴈門廣塘水繕城隍籍民兵非違約邪群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寧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後古至今夷狄得志于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不脩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歸于臣民契丹蓋無得也而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

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况不勝邪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于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柰何舍己之利以利人邪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鴈門以備西羌塘始於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固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為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為天保民為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

未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其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以生隙且命脩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昏欲因以求多及公固拒群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為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為獻與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為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為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擒頡利突利兩可汗寧復有邪主

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為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邪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為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留誓書而使以誓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為公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虜使來遂以為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於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為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為國計

六符豈欲間兩國邪公曰君寧出此顧餘人為之爾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危如此豈欲久邪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後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對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反之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

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膏中亦以為樂邪惟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豉切於龔坳勇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為王氏學世謂黎為模畫手一點畫不出前人謂王為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揚內翰繪云莊導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

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昇以御史為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為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為使文定亦為上言故事執政同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為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爾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逐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御史韓縝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

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延師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方下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乃請以歲終為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約李易其草報如典故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為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郎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師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寔間之又不可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

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間馬猶欲因以傾之譽范
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
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
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
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接群吏罷磨
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曰獻二事以困
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以候主意常
未厭而去故能三人及老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
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
某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馬范公既奉使宿道者
院而某在焉賓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回參

政求去邪范公以對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
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
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為西帥每
奏即報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
曰公別置司專行廊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
前言為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
賈陳相矣及公薨范公自為祭文歸重而自訟云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馬暎廷震繡梓

談叢

蘇黃兩公皆善書皆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宛頸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為法此其異也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八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陽杜毅主王屋簿親見之云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士不知有自智專謂出於卷冊之間良可悲也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曹將軍舞劍又得其神物豈能與人巧乃自悟之因爾

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暴爾至人入鳥獸不亂群行之著也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

動而得其法蜀人王冕一作冕為舉子詩義左之右之

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已故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况其巧乎

寇昌齡嗜硯墨得名晚居徐守問之曰墨貴黑硯貴發墨守不解以為輕已嗟乎世士可與語邪

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本韻勝而失形家本形似而失韻夫形而不韻乃所畫影爾非傳神也

唐令民年二十為丁其不為推宋次道曰推者維也避高宗諱闕而為推也縉叔曰推者推也獨髻為推

傳者誤爾蓋唐人不諱嫌梁氏之父茂始以戊為武
溫嗜殺人畏之并諱其嫌耳夫人少而分髻長則合
而未冠今人猶然縉叔是也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嘗謂為室
當使戶牖踈達若四壁隱密終為鬼所據耳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為異
而孔林無枳棘也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為文理質如金石潘谷
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
有之與此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寶谷所見者其子
游以遺少游也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為盤龍鱗鬣悉

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四字潘墨之龍略
有大節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絲二物世未有也語曰
良玉不琢謂不借美於外也張遇後梁供備使李唐
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余曰和墨用麝
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
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
進一作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
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踈爾
南唐於饒置墨務歛置硯務揚置紙務各有官歲貢
有數求墨工於海東紙工於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
工使行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達賜

國姓世為墨官云唐之間唐肅公之子有墨曰饒州
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其何子頗有家法以
遺黃魯直魯直以謂不迨孫氏所有而予謂過之陳
留孫待制家有墨半錠號稱廷珪但色重爾非古制
也

蔡新州確黃大夫好譙為陳諸生聞揚山人善相人
也過使相之曰蔡君宰相也似丁晉公然丁還而君
死也黃君一散郡爾然家口四十則蔡貶矣元豐之
末蔡為相黃由尚書郎出為蔡州過蔡而別問其家
曰四十口矣蔡大駭曰揚生之言驗矣其後有新州
之禍

外大父頴公初為黃州參軍友夏英公公喜相人謂
頴公曰吾使相爾而君真相也視其手曰雖貴而貧
不如吾也出其手突如堆阜曰此大富之相也

聖處踏之異人也金鄉李生將赴試問得失馬曰兩
貫四貫巡轄馬通鋪皆莫測也李有田子莘過之及
門息于厩置壁下有錢二千以二伯為陌有榜曰巡
轄馬通鋪問之乃田者所納課也李始悟其言而果
黜焉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黃腰
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尚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
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當之是

時王岐公以高科為倅王荆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而闕其一真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挿之其後四公皆為首相

蜀人勾龍爽作名畫記以地瓊趙承祐為福品孫位為適品謂瓊與承祐類吳生而設色過之位雖工不中繩墨蘇長公謂彩色非吳生所為二子規模吳生故長於設色爾孫位方不用矩圓不用規乃吳生之流也余謂二子學吳生而能設色不得其本故用意於末其巧者乎

諺曰甘草先生則麥熟苦草先生則禾不熟

草黃蒿也又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又曰棗不濟儉謂棗熟則歲豐也諺曰行得春風有夏雨蓋春之風數為夏之雨數小大急緩亦如之

祕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鞵袍袴紗綿相半

世傳王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河水歲寒冰厚獨祥卧亦作屺作屺屺而合

章學士珉為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馬盛服群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

驗鏡視其鼻鼻滑淨如削者古今人為之必有高下

今人鑄鐵鏡陷銅為面故明

光祿李卿先築宅于廬麓皆用磚歲夏大雨閘門及竇積水數尺內外一洗而發去之

唐人謂逸少天姿不及工用故初不勝羶瘦而暮年方妙余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歎曰後當勝已此豈無天姿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獐無膽兔無脾豚臂無筋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卧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

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陝之寺居多古屋下柱不過九尺唐制不為高丈務經久爾行露亭用斗百餘數倍常數而朱實亭不用一斗亦一奇也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為土壑附墻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壑為糜毀木為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為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虞部間見賢老為容守歸而自如曰惟飲食爾每食常欠三四分初見部中老者問而得之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若也

六一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唇不貼齒一生惹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

齊之龍山鎮有平六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也莫曉其理

冠萊公準少嘗為淮漕有方士為治丹砂用竹百二十尺而通其節以器盛其直其上而立之半埋地中

於時才得六十尺竹接之用之始於歲之朔日盡歲而止丹已融而墮器矣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余於丹徒高氏見楊行密節度淮南補將校牒紙光潔如玉膚如卵膜今士大夫所有澄心堂紙不迫也開封常得劇盜書富家難近貯以櫃篋局鐫嚴固貴家喜陳衣而架有帕便可包後有字

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粟乃以冰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蘸藥水

為黃金以娛客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
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宣城包鼎每畫虎掃既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
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
飲斗酒取筆一揮畫盡而去不待成也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
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
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
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

李公麟云吳畫學於張而過之蓋張守法度而吳有

英氣也眉山公謂孫知微之畫工匠手爾

六一公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不錄張從申也兵部
秦玠祠部李宗易皆學於西臺名有師法公為亳州
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見之否邪曰未也示之
曰西臺不及也

余於石舍人揚休家得蘇明允送石比使引石氏子
謂明允書也以示秦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迨其子
而資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故嘗謂書為難豈余不
知書遂以為難邪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馬暉廷震繡梓

談叢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為俗曰同田為富分貝為貧大坐為壘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鏢矣遂解去

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

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懷禪師每住持必舍講師說天台教使其徒聽焉學其可廢乎

唐人根利一聞千悟故大梅才得馬祖一言入山坐庵諸老之門既悟亦曰得坐披衣向後自看不復學也今人根鈍聞一知一故雪竇以古人初悟之語為學者入道之門謂之因緣退而體究謂之看話蓋無言下悟理之質矣復取古法而次第之以為悟後析理之門謂之陶汰天衣宗之而圓通非之政用臨濟教門蓋用古責今也而其徒多不見諦後悔亦復故云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園即知休咎故號撥沙發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大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日出之而愈

宿乳醫陳媪年八十餘切脉知其生早晚月則知日則知時宿有兩家就乳切其左曰母遽是當夜生將就其左右家疑之不聽也曰是家當午而生無妨也過午則來日生矣復切之曰初更兩點其時也為母具食聽自便既多為備使候時以報扶母就蓐即生

文正李公既薨夫人誕日宋宣獻公時為從公與其

僚二十餘人詣第上壽拜於簾下宣獻前曰太夫人不飲以茶為壽探懷出之注湯以獻復拜而去襄陽承唐亂地荒民散林篁翳塞常有四大龜負一小龜而行或謂乘者為瑋瑋云

代北界天池山荒遠巡候不至潘美節度河東新廟舍作屋記歲遣府倅祀之率常憚行後竟罷之契丹始至屋易記久之來議界舉知其然而莫能奪也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性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于淨心而鱉血碧鰕蛤無血其故何也

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嘗畜兩彘謂之神猪熙寧初罷之後有妖人登大慶殿據馮尾既獲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復畜之蓋彘血解妖術云

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登萊鰕魚明越江瑤柱莫能相先後而強為之第者皆勝心耳

石决明登人謂之鰕魚明人謂之九孔螺

牡蠣固氣蚶子益血蓋蛤屬惟蚶有血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

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奏門欲出為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郟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双生者七

壽之善鄉兩吏垂乳流渾如乳婦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為相頭有瘡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黃履素知通獨起迎語曰瀟灑瀟灑遂去通向前諸公語如黃既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轉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黃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曰先公常守睦有瀟灑桐廬郡十詩桐廬真瀟灑也

周約夢登科作尉就舍於堂牖間得女子隻履窻間

得筆墨後數歲中第為延州一尉既入解舍皆夢所見求二物皆得之於其處

文元賈公居守北都歐陽永叔使北還公預戒官妓辨詞以勸酒妓唯唯復使都廳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歎以為山野既燕妓奉觴歌以為壽永叔把琰側聽每為引滿公復怪之召問所歌皆其詞也

都市大賈趙氏世居貨寶言玉帶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爾美玉盖不琢也比歲杭揚兩州化洛石為假帶質如瑾瑜然可辨者以有光也

王沂公之先為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後至失酒碩少間有醉蛇倒而將之得酒與血怒而飲

馬昏閉倒卧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蟲成堆自是無蟲終身

浙西地下積水故春夏厭雨諺曰夏旱脩倉秋旱離鄉浙東地高燥過雨即乾故春得雨即耕然常患少耳

穎諺云子過母當暑而凉水退而魚潛皆為大水之候穎人謂前水為母後水為子水日至日長勢不能大水定而復來後水大於前水為子勝母水終魚當大出河濱之人厭於食鮮水退而魚不出為潛云田理有橫有立間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稻為其不停水也

許安世家有伯成樽如今羯鼓鞞也

畔邑家令周陽家金鐘容十斗重三十八斤以今衡量校之容水三斗四升重十九斤爾

諺語曰田怕秋旱人畏老貧又曰夏旱脩倉秋旱離鄉歲自處暑至白露不雨則稻雖秀而不實吳地下濕不積一凶則飢矣

趙元考云寒食麪臘月雪水為糊則不蠹南唐煮糊用黃丹王文獻公家以皂筴未置書葉間然不如也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鼈顧泣羔菟鼈以供祭也周官蠃氏炰康成注蠃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難之暢為先食

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

建業文房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別室也趙元考家有建業文房書目才三十餘卷有金陵圖書院印焉

心堂說云趙元

考家有澄心書目才二卷於此說相似但掌房不同耳

歐陽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為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司馬公休云馮如晦為長源令縣人譽之不容口問政亦不能道也

王深父為衛真主簿始至亳州其守李德之留不遣父之求去李問其故曰回為衛真主簿而未嘗至治所與吏民相見以謂不可故求去耳李怒曰爾恃歐

陽脩而慢我深父曰回之所立豈待歐陽公而立邪卒歸衛真李怒不解深父遂免去

參寥云王荆公私居如在朝廷忽有老卒掃地如法譽之不容口或觸燈即怒以為不勝任逐去之士不衣帛酒肉食肆不近營太祖之軍法也

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餘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至必為驗蜀山有九枝木傳以為異卒火之藏餘御禮問焉其賞至銀千兩而刺州縣捕武德卒即殺之不以聞吏貪則降杖集吏民杖之蜀文富人皆召至京師量其材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負下押綱人安其居不願來以疾歸後復

遣如是數四不使家居也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馮陵鄰之謹僧有學解客嘗問之曰英公貪暴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為龍爾未以為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曰狂夢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為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過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鄰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於冰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為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

當困厄復能致僧為之作福

文思殿奉帝者之私凡物必具宣后當國九年不索一物

或勸太祖誅降王父則變生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能為變乎

釋從青

字缺

二人主其寺之某院陳講居衆而淨居不

出善畫樹石而人不可得使好事者為脩供則量其多少而報之呂汲公以御史為淄倅過而請之不與也或問之曰後其所事而先其所好此吾所以不與也

仁宗在位四十年邊美不入御閣每大事賜宴二府

合議以聞仁宗崩訃于契丹所過聚哭既訃其主號
慟執使者手曰四十二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
白羅為錢他亦稱是仁宗崩天下喪之如親余時為
童與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疾京師小兒
會闕下燃首有以祈福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將葬
無老幼男女哭以過哀

宣后初臨朝西戎戒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用仁
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

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為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
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動
四國而堅其約

國初荆湖既平溪洞皆納土請吏太祖不受廷議獨
置辰州歲費四萬緡爾

元祐執政議兩河說文潞公安樞密燾主故道范丞
相王左丞存主新道士大夫是故者見文安是新者
見王范持兩可者見四公也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公憂
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
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臣
同盡必不生降既降亦必不死也

故事常赦官典藏入已不赦熙寧以後始赦更罪元
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藥而赦則盡

赦之矣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暉廷震繡梓

談叢

故事郊而後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治平中郎中

易知素貪細既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

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後將

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

目見士大夫乎

仁宗初即位燕恭肅王以親尊自居上時遣使傳詔
王坐不拜使還以聞上曰燕王朕叔父母妄言父而
玉聞之稍自屈奉藩臣禮

燕恭肅王輕施厚費不計有無常預借料錢多至數
歲仁宗常詔有司復給如是數矣御史沈邈以謂不
可以國之常入而奉無厭之求願使諭意上曰御史
誤矣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
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為養數歲之祿不足計也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
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吝所以不
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於

有為吝於改過上頷之

明者無所不知知者有所不知衆人所知者
少所不知者多而強其所不知智者謂其擇而不為
學而已為道雖則不然學得於外思出於意不足以
得之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初初洞欲於俗思
以求致其明古者謂之蔽蒙之民雖然學與思者道
之助也士之為道必始於學此段疑

道者呂翁如金陵過王荆公而公知之伏拜請道翁
曰子障重不可公又勤請曰我能去障則為子去之
矣竟去以語廣陵王某王曰先生何取焉曰吾愛其
目爾王以語余曰如金陵者翁之真身也翁察之父

矣欲度故自往余語禪者普仁仁曰障必自去非人能去也渠如此道而不解乎

世傳呂先生像張目奮鬚捉脫而市墨者乃庸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真本約主圖其像而後授其工後以像過之客舍市邸方晝卧叩關不發問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即呂翁也乃以所畫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真神人也

臯說文從辛從自吉臯人戚足鼻苦辛之憂秦以臯似皇字改為罪臣鉉等曰自古者以為臯字故從自罪捕魚竹网從网非余謂使民自辛欲其不犯秦從网非不失有罪也臯古文也說文不當以篆寫之駕以一馬夾轆謂之兩服服供其事也左右又各駕一馬謂之兩駮駮副也總謂之乘又云駮駮亦駮也說文云駮駕五馬非也乘車四馬因以乘為四名乘夫乘常是也

瓠子在當澤黃河故道今呼為沙河沙河西北其蹟猶在土人謂之瓠岡也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杜正獻公丁文簡公為河東宣撫河陽節度判官杜

遜恭惠公之子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恭惠曰至今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至正獻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正獻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從坐者數千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獻亦罷去一言之譖貽禍一時故不可不慎也

元祐六年九月六日奉太皇太后遺詔實以三日崩知州事龍圖閣待制韓公服金帶肩輿而出以聽遺詔既成服又欲改服以治事寮佐諫之而止余為兒時聞徐父老說莊獻上僊李文定公為守兩吏人持

箱奉遺詔公步從以哭自便坐至門外嘉祐末先人為冀州度又使知州事皇城副使王易經用乾興故事遺詔既至王召見先人便服持遺制哭以示先人遂下髮衫帽勒帛以聽宣制是日成服元豐末余客南都留守龍圖王學士益柔擇日而成服士大夫家居者皆會哭於府庭張文定公方平致仕於家舉哀於近寺宦者李堯輔言上散髮解帶鞮而不履水浮百物而不能勝玉可以試玉也

祕書監劉几好音與樂工花日新遊是時監貴幸其第衛卿諫不用乃戒門下勿通監約鳴管以自通卿又使他工橫吹於門以誤之凡數奏而不出卿又告

之監曰非也語次兩工至橫管一鳴監笑曰此是也
乃走出

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顏魯公學張草不
成而為正世豈知其然哉蓋英才傑氣不減其師各
自成家以名于世使張為畫吳既不可越功與之齊
必出其下亦爭名之弊也

青楊生好畫而患其不能別也釋徒有畫名而從之
學有以畫來必召楊而教之此其所以為能此其所
以為不能也楊有得焉而謂楊曰畫子所知才得其
半何則以子之不能畫也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
慟哭父之哭止復彈指父之彈指罵詈父之乃下晉
公逐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
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
以自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
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垂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大作不可
巾幘垂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裹赴朝垂崖曰豈
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
之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千兩
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外大父莊敏公為鄜延招討使元昊效顏公召李誠

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故罷兵爾然公母以為功歸之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為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延壽何來吾為將而不與知邪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君自上之而書其事來

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馬元昊既效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帝為父國號缺二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諭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邪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爾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服

英宗即位韓忠獻公使諭宗室諸王曰皇帝已即位
大玉宜思保富貴毋行所悔諸王惶恐詣次求見公
謝却之其王還次及階足廢不舉扶而後升

王荆公為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
鹿為麤麤不及牛三牛為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為
麤三鹿為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縱繩
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
發遣云故并譏之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
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
仕大早用大速未及學爾張寇布衣父也萊公兄事

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
任蜀還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
更無他語蓋以不學為戒也

萊公性資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燭淚成堆及
貴而後房無壁幸也

王某公薨秘書晁少監端彥以外姻為懺罪而戒僧
和我乃大唱曰妬賢嫉能罪消滅聞者莫不笑也

潘美為并帥伐之北都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之
其後憚遠而罷久之契丹遣祭焉又易其屋記至熙
寧中始有其地凡數歲兩使往來卒不能辨而與之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

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元祐初司馬溫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罪凡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常數倍此豈人力所能勝邪

錢塘邊江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為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東新民以為苦張夏為轉運使取古西山以為岸募得江軍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而民無橫賦

范文正公帥鄜延荅元昊書不請宋元憲請斬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許之晏元獻鄭文肅請驗其書仲淹素直必不隱書既上乃免

太祖既受位使告諸道東諸侯坐使者而問故宰相其誰乎樞密使副其誰乎軍職其誰乎從官其誰乎皆不改舊乃下拜

真宗至陳橋駐蹕不前行遣知院陳堯叟先至澶問知州何承矩當駐江陵當駐澶淵耶堯叟夜至城下不得入既明承矩遣通判率郡官迎駕父之承矩亦出見堯叟堯叟傳宣承矩曰其守藩將爾安知可否此宗工大儒素所留心者顧吏取自書劄子曰臣帶

郡符率屬吏躬詣界首奉迎聖駕將面天顏臣不任
踴躍歡呼之至實封以付堯叟堯叟復問對如前堯
叟既去真宗遣中使問堯叟承矩云何道路相踵既
至發封乃知當去而堯叟兄弟皆大怒承矩卒諸子
不敢仕

承矩於澶州北築愛景臺植葵花日至其處吟詩數
十首刻石人以謂何六宅愛葵花不知經始塘泊也
自五代來契丹歲壓境及中國徵發即引去遣問之
曰自校獵爾以是困中國

予為汝陰學官學者多言萬壽之西顏水之上有林
號稅子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

落不時舊有碑云粉黛塗容金之樹余過之往觀焉
木身纒十數年爾是時歲暮群木皆落後者以謂枯
也木下有剝石石有像文有銘云曹公有悟怖心未
已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黛塗容金剝一
樹永出煩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徐首旬五日建地
故佛氏道場石乃剝下銘也粉黛塗容謂建像也金
剝一樹謂建剝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為緣飾苟無此
石亦足惑世也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
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為木枝復下垂如
是三四重圍環列如子孫然世傳漢費長房遇仙者
處木即縣壺者沈丘令張幾閩人嘗至蔡為余言乃

榕木也嶺外多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
柳州詩云榕葉滿庭鶯亂飛者是也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談叢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暉廷震繡梓

余讀魏氏雜編見真宗時公卿大夫慰國哀登極往
還書蓋大臣同憂戚宜有慶弔往在南都奉神宗諱
見蘇尚書作路發運帖莫知當慰與否也相與商論
竟復中輟乃知前輩禮法猶在而近世士大夫之寡
聞也因錄之寇侍郎慰書曰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

邦天下臣子畢同號慕昔同華綴俱受異典攀靈馭以無由望天顏而永訣方纏悲緒遽捧台函摧咽之誠倍萬常品賀書曰伏以聖人出震大明初耀於四方王澤如春普慶載頒於九有凡在照臨之下畢同歡抃之心侍郎父滯外藩已成美政廊廟佇徵於舊德雲雷始洽於新恩未果馳誠先蒙飛翰感銘忻慰無以喻名

夏英公家中風方父子屢中輟愈

鯀魚大魚白也今謂之納子

王學士達妻某氏妾常辱之愬于達不受亦不校也或問之曰彼將去矣不必校也已而達怒逐之某盡歸其裝一家皆諫止之曰此自彼有吾何與焉然亦非彼所有也妾遇盜盡亡其資嘗語家人今夕甘露下使以器取之又謂達曰新婦妾某日當死以後事屬公皆然

仁宗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

太祖為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媪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為御厨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御厨使其可得邪爵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邪太祖閱蜀宮畫圖問其所用曰以奉人主爾太祖曰獨覽孰若使衆觀邪於是以前賜東華門外茶肆

太祖不以法吏為獄官畏其遷情而就法也

王荆公嫁女蔡氏慈壽宮賜珠褥直數十萬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嘉祐之末宴二府兩制三館於群玉殿御書飛白以偏賜之蔡襄王珪同為學士襄有書名而仁宗使珪題所賜兩人各自得也

太宗不豫呂正惠公宿西省內侍都知王其夜叩省門以喪訃告且問所立於時長子楚王以疾廢真宗次為太子諸子王者五人公曰此何語內侍欲斬邪

預立太子正為此爾且吾奉手詔可取視也王既入公遽闔戶鎖之而去真宗既立還而出之

太宗數私謂正惠公日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其為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始令下惟通樂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

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葉表為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司馬溫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興故事群臣布四脚加冠於是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幕首破其後為四脚其後鄭毅夫讀續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皂絹表髮周武帝裁為四脚各以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脚蓋布四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

崩宋次道誤為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今漆紗幞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夫喪冠是也夫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為繁矣

肅賈實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繁季為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數私為償其費季德之仲親睦而伯既仲之子復為士游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知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詆

爾雅哉始也注云尚書曰三月哉生魄釋文云亦作
哉疏云古文作才以聲近借為哉始之哉也余按說
文才草木之初生也哉言之間也當作才非借也又
按集韻云繒一入色曰纒借作才非是

無為軍巢縣柘臯鎮永寧院有崔樓於庭松累日不
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
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其水也相傳稱
之比他水重爾

唐濟衙門之上有石榴木相傳父矣元豐末枯死既
而軍廢為縣元祐初復生而軍復

教坊之樂以不齊尼樂作不借作止不借止以先後
次第而起止故婉而長然亦未始不齊也余於此得
為政之法焉

蜀中有小車獨推載八石前如牛頭又有大車用四
人推載十石蓋木牛流馬也

中秋陰暗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孕不胎齋
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蒼麥得月而秀世
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
蒸用大木空中為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為釜凡數十
石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

蛇唐有鸚鵡舍利

鄆州陽穀自國初已來不誅災傷

漢州德陽及峽中定軍山皆有八陣圖定軍山下土

堆也

王師初伐蜀李吳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
則仁恕之後也

某官杜子民言大陸今黎陽是也自此而西北降水
疑安陽河是也大陸刑州鉅鹿泊也過此為九河父
老言九河者正流分為支流同為逆河者為潮水所

逆行十餘里邊海又有潮河自西山來經塘泊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
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昉步行日十
數里監者中人問其故曰須俟命爾上聞之詔乘馬
乃買驢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為生業以老
三歲當徙昉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薦其可大用召
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
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而後行既至上勞之昉曰臣
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
曰宰相不謬薦人

詩云惟寡婦之笱寡婦乃用笱爾古之漁笱亦有制

也

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為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楊文公以為然謂王揚休山立宗廟器也

嘉州舊產紫竹楠榴櫻木等仕于蜀者競採之以為器入甚吉之吳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

卓氏之先起家為將為王氏守北邊號太傅其妻練氏封郡君太傅嘗因事欲斬兩卒郡君苦救之不得乃陰縱之兩卒奔江南皆為將閩之亂也李氏使兩卒將而攻之太傅已卒其子守之兩卒使人諭郡君言城日暮當破郡君無憂也郡君報曰爾全我一家

何濟不若完此一城兩將許之諭使降卒完一城此其所以有後也

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爾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吝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子瞻亦曰少杜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

經憧避之所謂石憧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魯直為禮部試官或以柳技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疏有餘條準此也一坐大哄而文吏共深恨之

閩中諸縣多至十萬戶堅忍喜訟號難治邵武其尤者自國初迄今有四令張鄧公杜宗會其二人則忘之矣宗會澶人

趙普請繕都城而太祖不可曰使寇至此其誰駐足耶

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

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為內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彘肉白魚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

祕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減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諺曰黃鷄口噤蕎麥斗金夏中候黃鷄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不熟角田豆也角者

茨之訛也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馬暎廷震繡梓

談叢

婺州李翁與鄉人如五臺山衆少皆騎翁老且躄獨
徒行既至衆所見瑞相如常翁與山東老人所見寶
閣千疊山東老人持菩薩戒四十年矣

釋氏之願儒者所謂志也則志欲遠大遠大則所成
就者不小矣若其所志近則其所成就何足道哉如

志在萬里則行不千里而已也

近年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真一旦一丸三斗三斤疑為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為度蜜和而蒸服而不丸道者趙翁云蓋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也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也

古者諸侯取財於國不取於諸侯豈特國民亦然也維桑與梓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以為棺槨栗以為贄椅桐以為器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三稅法皇祐初為李諮所壞及韓魏公用茶小引益壞京師市井自三稅法改後日漸蕭條酒肆自包孝肅知府日重定麴錢

三司故吏高成端襄邑人明習吏事自五代以來三司條貫無不有也嘉祐中嘗言事不用

契丹使至德清軍會仁宗崩議欲却之又欲使至國門而去邵安簡欲使奉國書置樞前見天子以安遠人

張貴妃受冊詔問冊畢受缺儀其為脩媛已自尊大

邵必以三公事儀比命婦一品上之

張詠守蜀仲春官糶米仲夏糶鹽惠民

乾德四年詔諸道受納稅賦不得稱分毫合勺銖釐
絲忽景德四年三司使丁謂復行稽括比咸平六年
稅額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九貫石斤
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
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
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
顏長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實失戒夜發聲如雷
須臾巷水沒胥士有獻衣袂之法其要取綿絮貼縛
作卷大小不一使善泅卒役城中扞漏穴用隨水勢
畜入孔道即弭衆工隨興城堞無虞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獠人舟居謂之蜑人
島上謂之黎人

仁宗用兵無敵雖不服而心服使人數世服非無敵
而何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州山間有唐福院之故處深密
巖險久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叅
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
來蟠於室前仰首以聽既罷伸其下體如拜伏狀而
後去後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太祖嘗幸秘書省召管軍官使觀書焉

太祖置竹木務於汜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汜有

卒千五百人出材於汭納材於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啓聖院乃其材也今百年矣梁拱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具雜物而領以三司脩造矣

巖頭雪峯欽山同行至湖外詣村舍求水舍中獨一女子見山愛之為具熱水而山盃中有同心結山諭意而藏之遂稱疾而留巖峯既行復還訪之則已與女納昏是夕成禮乃誘出之投之棘叢展轉鈎挂而不能自出忽大呼曰我悟矣遂棄去既出世每升座即曰錦帳繡香囊風吹滿路香大衆還知落處麼衆

莫能對父之傳至巖頭巖教之曰汝往但道傳語十八字好好事潘郎僧既對山曰此是巖頭道底僧又無語余為代曰熟處難忘

徐之南山崇勝院主崇璟故王姓也熙寧中脩殿大像腹中得畫像男女相向衣冠皆唐人也而題曰施主王崇璟豈其前身也耶

北里張生家世奉道自謂當為左玄真人遂以為稱為朝元圖繪其像于位後夢為城隍神所逮詰而杖之既覺臂流血如常杖云

古鏡縣而入施之四平扣之玉聲

錢氏甓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磚故久而不壞司

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道者呂翁某初遇鍾離先生權授以乾汞為白金法翁曰後復變否曰五百歲後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後當復誤人謝不受先生驚歎謂有受道之質遂授出世法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三缺某久以此奉此公曰撫州出杖鼓鞞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圓通行脚至浮山遠錄公深愛之欲收為嗣通遂去復以偈留之欲共評量古今公案通荅曰究竟

邑子寇定疽發於腦每呼其母自叙平生不孝與悌則痛可忍若有使之者又召其弟教以母效也

中州松子雖穢小不可食然可種惟不可近手以杖擊蓬使子隨地用探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帚掃入之無不生者東坡居亡種松法

晁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橫出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既南貶而文定

復相相傳忠愍為閻羅王世謂死活不得

洞下太陽和尚久而無嗣晚得遠公欲得為嗣遠曰弟子自有師承恐誤和尚太陽出淚遠曰請受授鞋他日為和尚接法嗣遠既住浮山愛青老明惠接以洞教後遂嗣太陽云

刁學士約喜六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

杜祁公為相蘇學士舜欽其婿也歲暮以故事奏用賣故紙錢祠神以會賓客皆一時知名士也王宣徽拱辰丞御史呂申公之黨也欲舉其事以動丞相曰可一舉烟而盡也有曰刁亦與召知其謀而不以告詔朝送客城東於是蘇坐自盜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獨逸其後坐客皆至從官而刁獨終於館職呂申公曰惟人主之眷不可枉

參寥如洛游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拚生芝二十餘本寥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真溫公之後也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而侍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請為方丈字以沙布地為國字張圖於上束氈為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成脫袈裟投墨卷中擲以為點遂賜紫衣

里人某賊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于帷父之而沒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地獄果有然邪若有不亦危乎乃燃香祝之曰地獄若無煙當上有則當下既燃煙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為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著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

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黃綬武人常謂平生無大過惟於熙河多得官為恨蓋邊徼例以虛功而受厚賞爾又謂議者重燕而輕夏燕人衣服飲食以中國為法夏人不慕中國習俗自如不可輕也又言為涇原總管嘗夜雪臨邊顧有馬迹使逐得之乃夏之邏人當四更者夏人逐更而巡中國之備不及也以渠自巡其境乃舍之乖崖為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眉山公卒太學生侯秦武學生楊選素不識公率眾

舉哀後者二百餘人飯僧於法雲主者惟白下聽慧
林佛陀禪師聞而招致之

參寥徒交布衣李南式家甚貧供蔬菽洗補恩思甚
篤他日為曾子開言之子開曰吾輩當為公報之使
知為善之效

蘇長公以詩得罪劉放貢父以繼和罰金既而坐事
貶官湖外過黃而見蘇寒溫外問有新譚否貢父曰
有二屠父至其子而易業為儒賈二父每相見必以
為患甲曰賢郎何為曰檢典與解爾乙復問曰與舉
子唱和詩爾他日乙曰兒子竟不免解著賊贓縣已
逮捕矣甲曰兒子其何免邪乙曰賢郎何虞曰若和
著賊詩亦不穩便公應之曰賢郎得以憂裏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暎廷震繡梓

理究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闢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闢楊之後孟荀之間乎

楊關老莊四家本同而末異楊氏存身而絕物關老尚理而下事莊氏揀曲而過直缺老氏句

樂始于人聲而被於物有情則有變不得其正故假無情以傳之而五音生焉及其末也遷無情以就有情而聲亂矣

溫文正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不然君臣父子者名也親疎貴賤者分也公侯卿大夫者器也名生於器分生於名名以為表分以為限易曰天尊地卑天地名也尊卑分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父子之名也

蘇長公曰道可以講習而知講習而不知者學也非道也德可以勉強而能能者善也非德也

賢而在下謂之天民賢而在上謂之天吏孟子所謂天之降大任者也

孔子曰余非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也學不可以不適道孟氏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道必由學乎

有君子之仁然後可以死可以無死有君子之義然後言必信言不必信

五世之祖尊而不親庶長之兄親而不尊禮之別也今之學者讀其書則書而已誦其言則言而已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文王之化至於田夫武人室婦行女莫不好善而紂

乃自如化之不革毀之所以亡也武王可得而不誅乎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

儒者之論正而不變智者之論變而不正

君子有常而非常智者無常而非常

君子之交以其麗君子寡從擇其類也小人無擇麗即合矣故曰寔繁有徒君子小人並則小人勝何則衆也凡君子之所棄皆與群矣不亦衆乎

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焉有守有氣有僚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為黨不

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堯老而舜攝君堯聽於冢宰古之制也母后臨政自秦宣太后始也

聖人之心靜聲中五行故禹以聲為律也伶倫聽鳳鳴以製律鳳者鳥之聖者也衆人之心亂視聽不得其正其作樂也其音淫鄭衛是也唯聖作樂唯賢重音情動于心而發于言形於手足誠之至也故復用以感人歌以效其聲舞以效其動樂自外來而感之深者以其出於中也

釋名云皇帝王者君也而學者謂有優劣誤矣

三代之治公與義而已封建是也王侯皆君也王不

王則諸侯可以王以不私其後而與天下共之公也
紂不肖以伸賢義也

道者體也德者體之相也行者體之用也譬之人焉
身者道也耳目口鼻手足德也背負腹受肩任首荷
者行也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者德也和者行也有聲則有聽有見則有視與物
而動者衆人之行也無視無聽感物而應者德之行
也

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言行出於德也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蓋合
則為人散則為鬼鬼之神狀人之情狀也此輪迴之
說也

中州葬用五姓閩人家有仕者則為商姓中州用三
穴而附自江以南葬有而已各有吉凶其可信乎吾
州陳氏之葬有物焉如豕大如馬出于穴既而死者
相繼其可不信乎故雖先王尚卜筮敬鬼神不敢遠
也惟不求其福矣夫陰有鬼神猶世之守宰也出其
一令人不得而違何獨至於鬼神而違之鬼神不得
而知故假術以求則術可違乎漢擇昏日而諸家異
說則術不可一也今用一家法避凶從吉示有畏於
鬼神則可矣既不求福則術之精粗不必校也雖然

用人不如用龜蓍也術者常也占者變也常不足以
盡變

兵二法制之師太公管樂諸葛是也法不足而用謀
謀不足而用詐孫吳是也

不務本而為末者悖也有其文而無實者偽也

義者制也以正行之得失譬諸則馬影之偏正木之
曲直水之淺深物之長短可得而知之也禮者理也
以約行之過與不及如水之防不得左右如居之門
以限內外權者量也以明行之輕重可以為可以不
為而後有權而權之與物更為輕重捨輕而從重也
改法者不知其前制法者不知其後

七國之戰用衆而已故合則勝離則散秦畏諸侯之
合從與其兼并也故親則離之攻則救之既不使之
和又不使之立而後天下可專有也其為計不過游
說間之積威脅之而已然秦之人常有盡利之心故
其謀專行之不廢以有天下諸侯之人苟而已矣緩
則相棄急則相救卒以此亡

秦之力不足以敵諸侯故利於割地不利於戰而示
天下以好戰之形陰使說士道之以和諸侯之力足
以敵秦而輕於割地重於戰示秦以怯鬪之情此其
所以亡也

東方生和而近迂然不同也為柳下氏而過之者乎

孔子謂學柳下惠未有如魯之男子者也

灌嬰不為呂氏擊齊而與連和以待變除魏勃以弭亂可謂知矣而不知勃之佯怯也故非君子智有所短仁有所闕安石屈鄒超叔夜傲鍾會此其生死之由其情而未仁乎

嵇叔夜居於野而司馬氏知之阮嗣宗居於朝而人以為狂故二子同避晉而有存亡蓋叔夜匿形而見志嗣宗出身而納智故君子以為密

晉公以賈充而存亦以充而亡所謂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天之道也

李斯焚書殺士非為秦計自為計爾其意自智而愚入使無范雎之間穰侯蔡澤之困應侯者不知趙高代之不必學也故其計非特亡身而亡秦也昭烈謂武侯曰子如不肖君自取之其勤勞一世蓋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

劉毅家四壁而一擲百萬以為英雄小遇鵝炙乞丐如奴婢孰謂英雄以一鬻動其心哉

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剛以勝欲非勝人也故自用之謂英自勝之謂雄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馬墩廷震繡梓

詩話

王師園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
園謂太祖不父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
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笑
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
也遂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

道華山下卧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
山黑繞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
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
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宵度中世爾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時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
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
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
和兩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
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

黃魯直恠歎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身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
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
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
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
悅蓋蜀兵四十萬而王師方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鬻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鱉如惠文
惠文秦冠也蠟相粘如山蠟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盡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揚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

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分界堆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書句法出庾信但過之爾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

黃魯直謂白樂夫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光溼太虛室波動岳陽樓為雄渾也

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

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為詩寫其骨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白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膾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此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出二佳女合彈琵琶也又為李虛中墓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五字云閭闔開昔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吳越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

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取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瑶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序巫山神女遇楚兩王盖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博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昔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先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左杜則失之拙易矣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
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
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荅曾魯公表曰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
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魯謂
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
魯直以奇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新易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
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效那有
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

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
奪真蓋刺之也

黃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
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拆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携
度陽嶽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謝
失於巧爾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
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荆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
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
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

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
僧牀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杭之舉子
中老勝第其子以晚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
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着荷衣便
著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朝之曰俛他門戶傍他
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
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席徐有學官
喜評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
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師厚景初學

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
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
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便
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
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為警絕而子美
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魯直有癡弟畜
漆琴而不御蟲鼠入焉魯直朝之曰龍池生壁虱而
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日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
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來陽關其侔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
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
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
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
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
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子野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捲花
影隨風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
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勝勝淡月雲來去也冠齊人
為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
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
答之曰清詞麗句永叔予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
出來當其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
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為
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
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工改為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
滿也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
手而無材料爾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暎廷震繡梓

詩話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攪夜眠
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街蟬雖滑稽而可喜
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
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類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其子功名富貴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事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為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河江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

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曾子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著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蓋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揚文公

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鄉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今新視

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管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管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鉞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駢散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

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
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
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魏文不
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曰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才
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
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昉詩故詩人致遠則
泥想達源自能超卓之必皆離此諸病謾及之爾與
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

君詩如鳳雛出鷩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凰爾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
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老杜云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綸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
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
魁淫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
余求之江西謂之士卯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倭人在側迺解老杜百
舌過時如發口舌側有鏡人之句

常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稿試摘才酸亦未黃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頂待泐林霜余往以為蓋用右
軍帖中贈子黃紺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
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
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
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禮部負外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筋
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
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法知抱杵擣秋砧
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

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
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
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
盡心中事一半慇懃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
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諧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
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
如詞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鮑昭之
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爾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者

效風

右丞蘇州皆學于陶正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
玉鈎芳草合林中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
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馬乃詔諸州
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
得不辨也

裕陵嘗謂杜子美詩云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
甫之詩皆不追此

呂某公歸老子洛常遊龍門還閣者執筆歷請官稱
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輿看山面烏帽綸巾入帝臺門
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為秦帥唵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
于三都谷大敗之唵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
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
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
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馳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盧
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此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
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
此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

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縱跡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相花十字裂顧客對其侔晚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詩與胡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身如鼓子花野於是為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

荅書曰子詩誠工但求能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爾

蘇公居顛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爾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鄉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

如堯鑿對曰貂蟬生於堯鑿外大父頴公罷相建節
出師太原其詩曰堯鑿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
夫李侍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
堯鑿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魄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
謝曰不謂青州六伎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旣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世
稱秦詞愁如海為新奇不知李國玉已云問君能有
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爾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後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瞰廷震繡梓

長短句

菩薩蠻 七夕

行雲過盡星河爛 爐煙未斷蛛絲滿
想得兩眉顰 停針憶遠人
河橋知有路 不解留郎住
天上隔年期 人間長別離

其二

東飛鳥鵲西飛燕
盈盈一水經年見
急雨洗香車
天回河漢斜
離愁千載上
相遠長相望
終不似人間
回頭萬里山

其三

綺樓小小穿針女
秋光點點蛛絲雨
今夕是何宵
龍車烏鵲橋
經年謀一笑
豈解令人巧
不用問如何
人間巧更多

其四

銀潢清淺填烏鵲
畫簷急雨長河落
初月未成圓
明星惜此筵
愁來無斷絕
歲歲年年別
不用淚紅滋
年年歲歲期

又一首

髻釵初上朝雲捲
眼波翻動眉山遠
一曲杜韋娘
當年枉斷腸
佳期如好月
擬滿還須缺
別易見應難
長須仔細看

木蘭花

陰陰雲日江城晚
小院回廊春已滿
誰教言語似黃鸝
深閉玉籠千萬然
蓬萊易到人難見
香火無憑空有願
不辭歌裏斷人腸
只怕有腸無處斷

南柯子

賀彭舍人黃堂成

故國山河在新堂
冰雪生萬家和氣
賀初成人在筮
歌聲裏暗生春
今代無雙士
當年第一人
杯行到手

莫辭頻明日鳳池歸路隔清塵

西江月 席上勸彭舍人飲

樓上風生白羽尊前笑出青春破紅展翠恰如今把
酒如何不飲繡幕燈深綠暗盡簾人語黃昏晚雲將
雨不成陰竹月風窓弄影

芝罘蠻和彭舍人留別

喧喧車馬西郊道臨行更覺人情好任有一年情去
留千載名離歌聲欲盡只作常時聽天上玉堂東陽
春是夢中

虞美人 席上贈王提刑

城南觀閣連雲起形像丹青裏使君笳鼓渡江來盡

帶江南春色放春回青春欲住風催去流水花無數
尊前觸目一番新只有玉樓明月記遊人

木蘭花 汝陰湖上同東坡用六一韻

湖平木落搖空闊葉底流泉鳴復咽酒邊清滿徃時
同花裏朱絃纖手抹風光過手春冰滑十事違人常
七八不將白髮並黃花擬下清流攬明月

南鄉子 九日用東坡韻

晴野下田收照影寒江落鴈洲禪榻茶爐深閉閣颼
颼橫雨旁風不到頭登覽却輕酬剩作新詩報荅秋
人意自闌花自好休休今日看時蝶也愁

其二

潮落去帆收沙漲江回旋作洲側帽獨行斜照裏
颼颼卷地風前更掉頭語妙後難酬回鴈峯南未得秋
喚取佳人聽舊曲休休瘴雨無花孰與愁

西江月

詠餘醴菊

點點輕黃減白垂垂重露生鮮肌香骨秀月中仙雪
滿瑤臺曳練綽約却宜長見清真不假餘妍慙與
插小嬋娟要試尊前玉面

其二

詠榴花

葉葉枝枝綠暗重重密密紅滋芳心應恨賞春遲不
會春工著意晚照酒生嬌面新粧睡汚胭脂憑將双
葉寄相思與看釵頭何似

木蘭花減字

清尊白髮曾是登臨年少客不似當年人與黃花兩
並妍來愁去恨十載相看情不盡莫更思量夢破春
回枉斷腸

滿庭芳

閩嶺先春琅函聯璧帝所分落人間綺窓纖手一縷
破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起飛月輪邊華堂靜松
風竹雪金鼎沸爇潺湲闌車馬動扶黃籍白小袖高
鬟漸膏裏輪困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
瀉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幙禪榻髮絲斑

南鄉子

急雨打寒窓雨氣侵燈暗壁缸窓下有人挑錦字行
行淚濕紅消減舊香往事自難忘更著秋聲說斷腸
曲渚圓沙風葉底藏藏誰使鴛鴦故作雙

清平樂二首

休休莫莫更莫思量著記著不如渾忘著百種尋思
枉却繡囊錦帳吹香雄蜂雌蝶難雙眉上放開春色
眼前憐取新郎
藏藏摸摸好事爭如莫背後尋思渾是錯猛與將來
放著吹花卷絮無蹤晚粧知為誰紅夢斷陽臺雲雨
世間不要春風

南鄉子

陰重雨垂垂並馬西郊試薄衣紅蕊未開
花已過遲
遲不見東風著意時酒到更須辭報答春光舊有期
勤苦著書妨作樂癡癡莫學取翁萬事非

不名也向秀注莊子示
稽康曰妨人作樂爾

洛人謂牡丹為花而

羅敷媚二首 和何大夫醉醺菊

春風吹盡秋光晚瘦減初黃改樣新粧特地相逢只
認香南臺九日登臨處不共飛觴鏡裏伊傍獨秀
頭殿眾芳

芙蓉不借韶華助故著緗黃宿面留粧不出寒花只
暫香傷春不盡悲秋苦落葉浮觴知在誰傍一笑盈
盈百種芳

木蘭花 和何大夫

榮光休氣天為瑞，道祖當天傳寶裔。千年昌運此時逢，四海歡聲今日沸。濛濛香霧霑衣賦，漠漠輕寒梅柳細。封人長有祝堯心，從此年年并歲歲。

木蘭花 減字

贈吳無咎舞鬟

娉婷娜嬾紅，落東風青子小。妙舞逶迤，拍誤周郎却。

未知花前月底誰喚分司，狂御史欲語還休，喚不回頭。

頭沒着羞

一本云娉婷

髮數芍藥枝

頭紅玉小舞

舉酒勸我

尊

前松栢壽莫休休
白髮簪花我自羞

臨江仙

離別尋常，今白首更須竹雨蕭蕭，不應都占世間豪。

清風居士手楊柳，洛城腰文字功名真自誤。後今好月良宵，只消憐取董嬌嬈，脩門君自到，不用我詞招。

南柯子

問王立之督茶

天上雲為瑞，人間睡作魔。踈簾清簟汗成河，酒醒夢回多。眼費摩挲，但有寒暄問，初無鳳鳥過。塵生銅碾，網生羅一諾，十年猶未意如何。

木蘭花 減字

勻紅點翠，取次梳粧，誰得似風柳腰枝。盡日纖柔，屬阿誰嬌嬈。小小知是尋春人，校老着便休癡。付與風流幕下兒。古詞云十五年

清平樂二首

秋聲隱地葉葉無留意水簾流光團扇墜驚起雙栖
燕子夜堂簾合回廊風帷吹亂凝香卧看一庭明月
曉寒不耐初涼
秋光燭地簾幕生秋意露葉翻風驚鵲墜暗落青林
紅子微行聲斷長廊熏爐衾換生香滅燭却延明月
攬衣先怯微涼

卜筮子

纖軟小腰身明秀天真面淡畫脩眉小作春中有相
思怨背立向人羞頰破因誰倩不比陽臺夢裏逢親
向尊前見

洛陽春

酒到黃波嬌滿和香噴面攀花落雨祝東風請不借
周郎便肯立腰枝挪揄更須回盼多生不作好因緣
甚只向尊前見

浣溪沙

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向詩人安排雲雨娶新
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後使着行塵晚窓誰念一
愁新

臨江仙

送疊羅剎典趙使君

官樣初黃過九閨鮮妍時更宜寒挽回人意不成闌
香羅堆葉密芳意着心單過與後房歌舞手輕盈喜
春一作色生頰墜釵擁髻與垂鬟欲知誰稱面偏插一

枝看

清平樂 并引詠柑子菊

柑子菊姿韻俱勝如王謝家十五女兒而名不足
馴為改之曰官樣黃作清平樂詞且令方內知有
此君也

重重疊疊嬌媚裙千福時樣官黃香百葉一歲相逢
兩節是歲閏九月曲闌迤徧芳叢一枝作意妍穠折
得有誰相意却須還與秋風

南鄉子 并引

是大夫增輝披雲務欲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
年尊下世所謂英英矜矜者矜卒英嫁而矜之子

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作
南鄉子以歌之

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關鎖玉樓巢燕子冥
冥桃李推殘不見春流轉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衿
花樣腰身官樣立婷婷困倚闌干一欠伸周時畫美
人為皆立

其二 詠梅棠菊

亂葢壓枝繁堆積金錢開作團晚起塗黃仍帶酒看
看衣曠腰枝故着單薄瘦却禁寒牽引人心不放闌
擬折一枝遮老眼難難蝶橫蜂爭只倚闌而

臨江仙

曲巷斜街信馬小橋流水誰家淺粧深袖倚門斜只
緣此子意消得百般誇粉面初生明月酒容欲退朝
霞春風還解染霜華肯持鴛綺被來伴社家花

蝶戀花 送彭舍人罷徐

九里山前千里路流水無情只送行人去路轉河回
寒日莫連峯不許重回顧水解隨人花却住衾冷香
銷但有殘粧汚淚入長江空幾許雙洪一抹無尋處

一本云歐馬墓前京洛路車馬喧喧山轉如雷借
問使君天不語朝雲旋作留人雨塵埃山轉如雷借
問使君天不語朝雲旋作留人雨塵埃山轉如雷借

西江月 詠丁香菊

淺色千星柔葉深心一點嬌黃只消可意更須香好

箇風流模樣玉蕊令誰攀折詩人此日淒涼正須蠻
素作伊涼與挿釵傍髮上

洛陽春

素手拈花纖軟生香相亂却須詩力與丹青恐俗手
難成染一顧教人微倩那堪親見不辭紫袖拂清塵
也要識春風面

菩薩蠻 寄趙使君

清詞麗句前朝曲使君借與燈前讀讀罷已三更寒
窓雨打聲應憐詩客老要使情懷好猶有解歌人尊
旁未得聽

木蘭花減字 和人對雪

清愁疊積更莫遲留春酒逼吹面和風梅信新來一
線通危樓晚望雪滿群山開畫障日斷瑤川同凭闌
干意幾般

卜筭子 送梅花與趙使君

梅嶺數枝春疎影斜臨水不惜芳華只自香嬌面長
如洗還把最繁枝過與偏憐底試傍鸞臺仔細看何
似丹青裏

漁家傲

魏叔父乞蘇州濕紅棧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棧滿載紅猶濕色闌朝花光觸
日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青入柳條初着色溪梅
已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酌帝力輕落筆黃秦去後無

強敵

少年游

御園果子壓枝繁看看人摘無緣團沙弄雪勞心費
手不肯暫時圓賽神舊願心兒有終了待幾時還方
藥稍頭紅紅白白一種幾千般

南鄉子

娜嬈破瓜餘豆蔻梢頭二月初衆裏腰枝遙可識應
殊暗裏猶能摸得渠醉側不須扶喚作周家行畫圖
背立欠伸花絮底知無未信丹青畫得如

木蘭花減字

今年百五風日清明塵不舉紫秀紅陳三節煙花次

第春來輿去馬千念一空春事謝白下門東誰見初
楊弄晚風

踏莎行

紅上花稍風傳梅信青春欲動群芳競林聲鳥語帶
餘寒江光野色閑遊徑乍雨還晴暄寒不定重門深
院簾帷靜又還日日喚愁生到誰準擬風流病

潞州儒學廩膳生員郭銘繕寫

後山先生集卷第三十



